

案更徹底與更有力地聲明充分自決的原則，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原則。

一七八．在辯論的過程中，我們聽到若干項提議。其中之一特別值得我們注意，因為提案人是最值得我們尊敬的且為本洲所引以為榮的一位人士。這個人具有服務非洲的高度熱誠。

一七九．這個提案雖然對於促進土著居民參政權有所幫助，但是他所主張黑白兩人民團體議席的平均分配似乎是過於理想，未免類似所羅門皇帝的判斷。對於這一點我們歎難同意。事實上這個提議像兩面討好而不是真正的民主。一般接受的民主原則是“一人一票”。這是舉世認為正確的，因此對羅德西亞也是正確的。英國殖民主義者以佔取他人的土地自肥，但並不能因此比較被剝削的非洲人享受決定其領土命運的更大權利。現在的問題不是裝飾門面或平衡雙方的問題，而是採取激烈的行動與面對事實的問題。

一八〇．各方對於聯合王國以往的政策曾有極高的評價。現在輪到聯合王國提出勇氣，採取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立場。不過及早認識現實無疑已經可以避免許多流血事件，且兩個團體之間的友誼可以維持不變。

一八一．本代表團為了避免發生在其他情形下使別人分立的情形起見，將投票贊成當前的決議草案，希望所有南羅德西亞的人民將來都能够在友誼與互助的空氣之下共同生活。

一八二．主席：茲請美國代表行使答辯權。

一八三．Mr. BINGHAM(美利堅合眾國)：我請求發言並不是要對今天下午某一位代表無端攻擊本國作任何實體的答覆；我也不想仿效他濫用侮謾之詞來答覆，雖然這是最容易不過的事。我祇要說我們素來懷有最友好感情的某一鄰國人民的代表既然不願這個會議廳裏面其他的代表們耐煩與否如此濫用辯論的機會，實在可惜。今天下午我們所聽見的毫不相干的謾罵對於南羅德西亞人民毫無補益，而這些人民的福利，是本大會所關心的或者是應該關心的。利用這個講演作冷戰式的咆哮無論是對這次辯論或對本組織都沒有好處。

一八四．主席：今天下午名單上的發言人全都發言了。明天再舉行一次會議，我們應該能够完成關於南羅德西亞問題的討論，舉行表決並結束屆會。為了如此，請所有代表團明天在上午十點半之前到達會場以便準時開會。

午後六時二十五分散會

第一一二〇次會議

A / PV 1120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四午前十時三十分紐約

主席：Mr. Mongi SLIM (突尼西亞)

議程項目九十七

南羅德西亞問題(續前)

一．Mr. ROSSIDES(賽普勒斯)：南羅德西亞的情勢完全不能令人滿意，而且充滿着危險是無可否認的：領土的非洲人民佔百分之九十的絕大多數，他們在社會上受到歧視，在政治上受到憲法規定的歧視，他們甚至不能享有在我們今天的世界應該有權享有的人權和公民自由，這也是無可爭辯的事。

二．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特別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終了和最近這麼許多非洲國家可喜地臻達獨

立，獲得自由、平等和人格尊嚴以後，南羅德西亞的情況恰好形成一種對照，使其中所包含的政治和社會上的不平等現象更可清楚看到；因此問題也就變得愈加尖銳和愈加迫切而有待政治的解決。因為不論任何政治情勢或問題，周圍國家和整個世界的實際情況乃是對這種情勢具有直接影響的因素。

三．過去有一個時期，在非洲歧視和不平等是一種常規，雖然它們永遠違反基本的道德原則。這種事態多少受到容許和接受，其本身並不構成一種問題。今天世界可喜地在不斷前進；以南羅德西亞這種情勢來說，就產生了一個需要急速解決的迫切問題。因此，繼續根據時代落伍的範型和思想行事是沒有益處的，因為不論它們在原先的時代如何推行有效，在今天的世界卻已不再適用。

四. 新的情勢產生了新的生活情況。不理會這種情況便是漠視現實的力量。在今天這個迅速發展的世界中，我們必須適應環境，跟隨着這種現實前進。所以南羅德西亞問題，像我們所面臨的大多數其他問題一樣，乃是一個適應環境的問題。南羅德西亞的歐洲移民——白人少數——必須適應環境，必須本着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就是平等的精神，改進他們和非洲人民的關係。因此他們應該可以找到一種方法來保護他們的利益——不是在一個迅速變動的世界設法保持靜止狀態，也不是落在後面，而是要本着一種與不可避免的命運合作的富有想像力的政策，以與世界的發展相配合的速度向前邁進，也就是在一個進步的世界用進步的方法來保護他們的利益。

五. 過去有一個時期這些要求是不需要的，因為那時的世界和現在不同。在比較晚近的時代以前，奴隸制度是一種大家接受的合法慣例。今天卻受到了全世界的譴責，被擯於法外，認為是人類的一種最可憎惡的越軌情事。同樣的，南羅德西亞及非洲其他地區的社會和政治不平等情況乃是舊時代的陳跡，違反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和正義的訓示，已不能再繼續下去。

六. 提到了奴隸制度，我們不能讓辯論過程中一兩個代表團在這個講臺上對南非的情況和古希臘的情況所作的比較被忽略過去。這些比較關涉到一個擁有沒有公民權的奴隸人口的國家——古希臘。

七. 全世界都承認民主政治是在古希臘誕生的，希臘文明的光輝照耀着人類進步到自由的現階段的途徑。靠了這種光輝今代人類纔幸運地經由聯合國而設法獲致所有民族的獨立和人格的尊嚴。使自由精神的起源蒙上陰影事實上乃是企圖動搖我們對於這種精神的信心。在這方面希臘已不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象徵——一個自由和民主的象徵。因此我們認為必須說幾句話，使我們可以站在正確的觀點來觀察事物，從而估量它們的價值。

八. 在古希臘的時代奴隸制度是世界整個政治及社會結構的一部分；這是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不論雅典本來的意願是什麼和可能作過什麼努力，它不能憑它一己之力而自成例外，打破這種制度。但是它卻曾在人力可能的範圍內，盡力設法加以改變。我只要一提雅典是以公平待遇奴隸著稱，就足够了，這是有歷史可以證實的。援引 Glotz 和 Durant 的話來說“根

據一般的判斷，民主的雅典的奴隸比寡頭政治國家的自由人還要自由些”。

九. 這句話的意義就是對二十世紀也不能說全無關係。而且，當全世界到處都接受奴隸制度的時候，後來羅馬人並把這種制度編入法典，使它更為鞏固。還是古希臘在紀元前四世紀有 Alcidamas 其人，自由地周遊全國，用兩千五百年後盧梭纔敢使用的字句，大聲疾呼反對根深蒂固的奴隸制度。宣講“上帝派遣所有人類到世界上來，蒼天並沒有使任何人成為奴隸”的便是 Alcidamas。

一〇. 所以就是以古代奴隸制度——奴隸制度在當時是無可避免的，援引大英百科全書的話來說“在那時候是必不可少的”——而論，希臘精神也是一種自由的典範，是很多世紀以後廢除奴隸制度的先驅。這種精神傳布到很多國家並且在新大陸發揚滋長以後，便促成了奴隸制度的廢除和現階段的自由文化，這種自由文化今天要求我們仔細考慮南羅德西亞的情勢，使我們可以見到該國人民伸張正義，取得自由。

一一. 這次辯論中所發表的陳述顯示各方對於南羅德西亞的法律地位和所追求的目標具有廣泛的協議，雖然在方法上可能並沒有同等的協議。這個領土是憲章所指的自治領土。所追求的目標第一是迅速調整南羅德西亞的參政權，以求早日實現成人普及選權。第二個目標是消除種族歧視。為求促進這些目標，不僅是聯合國，主要還是作為管理國的聯合王國，必須發揮重要作用。

一二. 我們並不忽視由於准許南羅德西亞——事實上是准許南羅德西亞白人少數——對內自治的事實所產生的困難，可是也不能將聯合王國確保土著人民權利的終極責任置之不顧。

一三. 我們希望並且深信這個問題會獲得和平解決。這應該是聯合王國、南羅德西亞政府和該國的非洲人多數在聯合國的協助下本着合作和諒解精神達成的和平解決。這應該根據憲章原則，也應該充分顧到對於實際情勢所作的現實的估價，俾便可能順利地循和平方式獲致公允的解決。

一四. 關於這一點，我們一方面要經由承認南羅德西亞人民的基本權利而迅速向解決的途徑前進。同時也不應該行動唐突，以致造成動亂。我們必須以和我們這個時代的速度相配合的步調迅速前進，同時也必須本着和平與協議的精神前進。

一五. 本代表團很有興趣地也很審慎地審查了特設十七國委員會的工作。¹我們研究了它的報告書[A/L.5124]，也讚揚它所完成的切實工作。我們發現該委員會的工作富有建設性，雖然它還沒有達到目的，可是有助於我們明瞭情勢並為將來的解決奠立基礎。

一六. 我們也審議了若干國家所提的決議草案[A/L.386/Rev.1 and Add.1-4]。本代表團相信這個決議草案將有助於為問題覓得解決辦法，並可使關係各方得以共同工作，本公道精神以及時代的精神訂立一部憲法。因此我們將支持這個決議草案。

一七. 主席：下一位發言人在我的名單上是最後一位發言人，在准許他發言以前，我要告訴大會，保加利亞代表團是文件A/L.387所載的修正草案的提案國，它告訴我它將不堅持這些修正案中的第二項，並擬將它撤回。因此，現在只剩下了文件第一段中所載的修正案。

一八. Sir Patrick DEAN (聯合王國)：自從大會在六月十二日決定將這個項目作為緊急事項列入我們現有的議程以後，本代表團一直等待着傾聽使好些代表團相信這是迫切事項的理由。我諦聽了這次辯論中所有四十九位發言人的發言；可是我至今還是在等待中。到此刻為止，各方所徵引的理由沒有一項足以改變我先前所表示這個問題並不迫切的信心，我至今對於舉行這項辯論還是深切感到遺憾。

一九. 本代表團不僅惋惜在這次屆會復會期間為將這個問題列入議程所使用的方法——我們認為這種方法並非聯合國之福，而且我們看到了我們對於整個權限問題、所牽涉的憲法問題和南羅德西亞情勢的目前需要的論據被這個項目的提案國和贊助國棄置不顧，也感到遺憾。

二〇. 有些發言人雖然至今多少不等地和我們意見相左，卻是十分讚揚我們的成就和目標，本代表團要向他們表示感謝。還有些代表在這次辯論較早的時候對於現有情勢的法律的、憲法的和政治的現實表現諒解，本代表團尤其對他們表示感激。在感謝這些代表的贊助之餘，即便是在辯論的這麼晚的階段，我還要向全體代表團發出一個強有力的呼籲，請他們密切注意這些早先發言人所十分明晰和娓娓動人地提出的考慮，以及我即將向大會講述的更詳細的論據。

二一. 本國政府對於本大會現所審議的一切問題的立場已經在第四委員會和特設十七國委員會中說明過了，我此刻不想把全部論旨重述一遍。我將專論主要的爭點所在。

二二. 首先，我將再度陳述我們對於權限問題的意見。接着我必須再度宣布本國政府對南羅德西亞關係的憲法事實的真相。第三，我將檢討我們在特設委員會中對於這些事項所採取的態度。在我所能利用的時間以內，我不能對過去兩星期內在這裏所提出的所有主張一一予以答覆。可是我要簡單提到先前若干位發言人所提出的一兩項比較重要的意見。關於這次辯論中所提出的附帶問題，我只想扼要論列極少數代表團所提出的顯屬曲解事實的言論。最後，我將總結本國政府對於在這個項目下在這裏所舉行的辯論和南羅德西亞實際情勢的關係的整個意見。

二三. 第一個問題是權限問題；這是一個根本問題。我必須明白告訴大會我們堅持聯合國不論根據憲章與否都沒有權力干涉南羅德西亞的事情的基本原則。在先前關於這個問題的辯論中，有些會員國促請注意若干決議案，其中主張大會有權制定某一領土是否已經達到充分自治的程度。它們接着從這些個別的決議案推斷整個權限問題已經獲得了解決。本代表團必須指出主張權限只是一種主張，並無更多的意義。它並不也不能使憲章本身所沒有的東西存在。它不能創設或授予新的管轄權。在審議這些決議案的時候，本代表團曾經明白表示它並不認為這些決議案具有效力或拘束力。今天我們的立場還是這樣。事實上，我們和特設委員會——特設委員會的審議產生了本大會此刻審議的項目——合作的整個基礎建築在一種明白的了解上，即不得企圖干涉或干預憲章不許聯合國干涉的領土的事務或行政。因此本代表團認為大會在法律上無權干涉我們此刻所審議的事項。我們認為大會就這個問題通過決議案乃是越權行為，我正式鄭重聲明本國政府提出異議。

二四. 在說明了我們對於這個基本原則問題的立場以後，我現在必須重述我們對於其中所牽涉的憲法問題的立場。在第四委員會及特設委員會內，我們曾經一再充分說明南羅德西亞現時的憲法地位——根據這種地位，該領土政府過去四十年來都在管理其本身對內事務方面行使充分自主權——我們也曾敘明本國政府所能採取的行動在憲法上所受的限制。簡言之，這個地位的主要特徵如下。

¹ 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特設委員會。

二五. 南羅德西亞是英女皇陛下自治領的一部分。自從一九二三年人民復決以後，當時南羅德西亞的選舉權人擇定“責任政府”而不願併入南非以後，它就內政而論一直都實行自治。因此在一九二三年十月一日施行的憲法²中，行政權力便移交給了對南羅德西亞立法會議負責的民選的各部長。

二六. 對於南羅德西亞的內政，聯合王國政府所保留的唯一權限是對於若干特定類別的南羅德西亞的立法在其制訂後一年以內具有否決權。事實上此項否決權或否認權從來都沒有行使過。最須注意的是聯合王國政府並不保留為南羅德西亞內政立法的任何有效權力，因此聯合王國政府各部長自從一九二三年以來就沒有就南羅德西亞內政對不列顛國會負責。

二七. 真正的爭點是今天本國政府是否有權未經南羅德西亞政府的同意而干涉該領土的內政。如我所說的，本國政府的立場是我們在憲法上不能行使這種權力。這一點對於正確了解國協極為重要，在辯論的早些時候〔第一一五次會議〕紐西蘭代表已經在他的陳述中明白說明過了，我要對這一點加以引申。這個稱為國協的國家聯合的整個結構都是建築在聯合王國政府逐漸撤回其權力及監督的基礎上。有時候這種過程延長到很多年之久，另一些時候則較為迅速。這種過程的發展演變而成爲慣例。這些慣例正確反映出政治生活的現實情況，它和成文約章在法律上具有同樣的拘束力。在那些政治制度建築在不同憲法概念及政治理論之上的國家看來，這一點似乎有些奇怪。但它畢竟是事實。這些慣例是在憲法理論上似乎可能做到的和在事實上所能做到的二者之間的區別的具體表現。例如，授予先前殖民地以新地位的聯合王國國會的法令在理論上可以由國會予以廢止，因而使聯合王國政府得以對國協獨立會員國的內政進行所謂干涉，而且可以如此干涉不再是國協會員國的不列顛先前屬地的事務，在理論上的確也是一樣。當然，事實上這一點是不能想像的，也是全然不可能的。準此而論，本國政府現在不能恢復行使其先前在南羅德西亞的權力。有些發言人企圖把南羅德西亞的憲法地位和英屬圭亞那相比擬，我要順便指出南羅德西亞的憲法地位是和後者大不相同的。今天恕我沒有時間進一步申論這一點。

² 南羅德西亞憲法特許狀，一九二三年（倫敦，皇家印務局）。

二八. 從現時實際情況來觀察，這種不干涉慣例的效力更爲顯著。南羅德西亞具有自行管治的悠久傳統。我並非說這項管治不是由少數人行使，但這項自治雖非有些人所歡迎，卻是事實。南羅德西亞有它自身的國會及政府，還有它自身的軍隊。大會必須正視在法律上不能對這些機構的權力提出異議的事實。本國政府認爲鑒於他們在這一方面的紀錄，他們對於這些特別而且純粹屬於他們本身權限和經驗範圍內的事項所作的確切聲明應該爲本大會所接受。

二九. 正是爲了我方纔所闡明的理由，所以本國政府從未就南羅德西亞提供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所規定的情報。這是一九四六年聯合王國向聯合國承諾提供情報的領土一覽表中沒有列入南羅德西亞的理由所在。這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大會決議案六十六（一）察悉而沒有質問南羅德西亞未列入承諾提供情報領土一覽表一事的理由所在。自從一九四六年以來的情形就是這樣，所以我們的立場是本國政府在當時不能供給它本身所接不到的情報，現在還是一樣。“任何人都不能以自身所無者給予他人”。根據實行了一個世代有半的憲法安排，南羅德西亞政府並無將經濟、社會和其他事項報告聯合王國政府的義務。它沒有這樣做過，本國政府也沒有權利要求它這樣做。這是使聯合王國不能向聯合國遞送這種情報的明顯事實，過去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

三〇. 不顧這些憲法的事實是絕不能得到任何益處的。忽視這些事實不會獲得解決。這些事實是在這次辯論的早些時候發言的若干發言人所明白和切實承認的。本代表團只有惋惜在辯論期間竟有這麼多其他發言人決意全然避開這些事實。

三一. 我現在要講到我的論據的第三點，就是我們在特設十七國委員會中對於這些事項所採取的態度。儘管我們對於權限問題和憲法問題具有重大保留，我懷疑本大會內是否有十多個會員國會對本國政府盡量遷就聯合國，合作處理本問題、實在也是處理有關聯合王國仍然負有責任的未獨立領土的全盤問題的事實會發生爭論。我們充分參加了第四委員會及特設委員會的工作。大家必須承認，我們提供了我們所承諾提供的一切情報並曾自由加以討論。我們甚至還要進一步。本國政府曾邀請特設委員會代表前往倫敦，在那裏他們曾有機會與本國政府各負責部長舉行充分商討。沒有人可以說我們沒有做到我們所承諾的一切，甚至還超過了我們的承諾。我們曾經富有耐心地

審慎陳述並且一再說明情勢的內在實際和憲法困難。我們還曾充分說明導致一九六〇年討論改革南羅德西亞憲法的動機和理由。當時的目的是要朝着南羅德西亞非洲人民參加他們自身政府的事務採取一個重大的新步驟。在這裏我還要強調這事的主動並非來自聯合王國政府而是來自南羅德西亞政府本身。所接受和宣布的目標是在若干年內促成一種情勢，使多數人民得經由擴大的參政權而不斷擴大參加他們本國事務的管理。在新憲法之下，大家承認多數統治將會實現，這是應該記住的最重要的事。這是朝着我們大家都希望看到的方向前進的一種真誠努力，這是英國政策在過去好幾十年來就已定下了的方向，這就是民主代議政治的方向。事實上，在和所有關係各方討論新憲法中所宣示的改革的時候，非洲人領袖本身便承認這是一個朝着正確的方向前進的重要步驟，因此他們本來就樂願合作把這些改革付諸實施。

三二. 根據我們在很多不同的領土實地施行的經驗，擴大參政權的程序是一個應該逐步推進的程序。在南羅德西亞新憲法之下，非洲人第一次獲得了在立法機關爭取席次的機會，這是第一步——關係方面承認並公開宣稱這個步驟在相當時期一定會逐漸導致佔多數的非洲人參加政府。這個憲法中的保障不可能被南羅德西亞政府一掃而盡，有如這次辯論中有人好些次表示過的。時鐘非經非洲人本身同意不能撥回。這項關於南羅德西亞新憲法的保障曾經本代表團向特設十七國委員會詳加說明。

三三. 現在讓我盡量簡略地駁斥這次辯論中有人向我們作的若干誣控。我覺得那樣滔滔不絕，那樣熱情洋溢地勸告我們遵守民主原則的發言人最好反省一下在他們本國這些原則又施行到了什麼程度。我聽到了有一個國家的代表所發表的言論特別感到詫異，因為根據該國領袖自身的供認該國在過去便曾違反了民主政治的最基本原則。

三四. 例如，本國在這裏被人指控偽稱“准許”我們的若干殖民地自由。依據若干抽象的政治理論，好像所有殖民地解放都應該——因而依照“雙重想法”的過程——經由激烈的革命鬭爭而後實現。我毫不懷疑在這個大會堂內人人都充分知道這是不正確的。不僅是英國發言人聲稱我們先前的帝國是以和平方式實行解放的。今天在座的代表中很多都聽到獅子山及坦干伊喀總理一九六一年在本大會〔第一〇七八次會議〕所發表的演說，其中曾為各該國經由談判而達成獨立的

方式對本國備致讚揚。有些代表一定也記得 Freetown 市長對於同一問題的言論：

“我們 Freetown 人民和我們全國同胞都為我們不流血、不革命，而依英國立憲政府演進的傳統以友好協議方式達成我們的獨立而感到榮耀與歡樂。”

三五. 一九六一年九月賴比瑞亞代表在安全理事會第九六九次會議發言歡迎獅子山加入本組織為會員國時曾援引這些字句。又，上年十二月，Mr. Nyerere 曾代表坦干伊喀發言說：

“為我們獲得獨立而向坦干伊喀人民以外的任何人道謝是違反我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的性格的。可是如果我不公開地謙遜地承認我們是英管託管領土的事實大有助於我們所以能遵循我們獲致獨立的方式達成我們的獨立，便是不誠實了。”〔第一〇七八次會議，第一三七段。〕

三六. 奈及利亞聯邦達成獨立之日，奈及利亞總理曾說：

“我們憲政進展的每一個步驟是不僅經過奈及利亞所有各方利益代表之間的充分與公開磋商，而且還經過與今天交卸權力的管理國和諧合作以後纔有目的地和平計劃出來的。”

三七. 假如我有時間的話，我可以援引非洲其他知名和受人尊重的領袖的很多類似陳述，可是我確信本大會寧願接受曾和我們共同努力以求達成自治與獨立的這些非洲領袖和其他非洲領袖的證言，而不願接受竟認為宜於說給大會聽的若干代表團的惡意的謊話。

三八. 縱使是在我們亞洲及非洲殖民地達成獨立以後，這些叫囂的、自命的民主自由的發言人還在告訴本大會英國違反關係民族的意願繼續在干涉我們先前殖民地的內政，並且在這些領土內駐紮軍隊。大家一定會注意到，這些假仁假義的指控主要是一個以使用武力在若干附近國家安置它自身推舉的政治候選人執政並維持他們的政權而罪惡昭彰的國家的代表所作的。

三九. 我對於某代表激昂慷慨地、憤世嫉俗地要求大赦一切所謂政治犯，要求所有政黨享有自由，要求全民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自由普遍行使選舉權，要求成立代議行政及政治機構，要求言論及出版自由，要求職工會及社會組織政治自由的呼聲，也不能不加論列。

四〇. 這個會堂內人人都很知道，這些提議是造成無數政治犯——如今官方已經承認其中很多人並未犯罪——被逮捕及失蹤的某政治制度的代表所提出的。這個國家竟敢厚顏以民主原則來教訓聯合王國。我所指的這個代表團總是喜歡引用諺語的。這次讓我來給他們講一個吧。這個諺語如下：“那些住在玻璃房子裏的人們決不應投擲石子”。要是有人不充分了解這句話的意義，那麼讓我再徵引一句，這句話至少蘇聯代表團是可能知道的，還有一些其他代表團也可能知道。這句話是一位俄國人 Turgenev 所說，它極其簡短而中肯：“如果你想把你的敵人放在錯的一方或者甚至於毀壞他的名譽，那麼把你所感到你本身有的罪惡歸咎於他就是”。

四一. 又有人告訴本大會說，南羅德西亞政府的政策及慣例“是以種族歧視為基礎”。事實上如我們先前所已經幾次指出過的，Sir Edgar Whitehead 和他的政府已對南羅德西亞的全部立法作有系統的檢討而把所有那些不公平待遇非洲人的特徵消除殆盡。南羅德西亞現政府不僅採取了若干專以消除種族歧視為宗旨的重要步驟，而且還承允，如果 Sir Edgar Whitehead 下次選舉當選，他將進一步消除所有其餘的歧視立法，包括土地分配法在內——我要附帶說一句，這項法律原是以保證領土的非洲居民不成為沒有土地的農民為宗旨。會場中沒有充分承認南羅德西亞現政府定下了一個以消除領土種族歧視及建立以容忍及善意為基礎的真正多族並存社會為方針的事實。本國政府支持這種理想，並對於南羅德西亞政府實現這種理想的真實意圖具有信心。

四二. 還有，會場中對於下列事實也太少認識，即獲得極右派歐洲人政黨以外所有黨派贊同的新憲法設有與好些一度是我們所管附屬領土的新獨立國現行憲法所規定者相類似的權利宣言。

四三. 我認為 Sir Edgar Whitehead 的紀錄無可爭辯地證明了南羅德西亞政府開倒車的恐懼是沒有根據的。他本人就說過今天要在南羅德西亞維持白人至高無上政策已不再可能，假如過去有此可能的話。他說得很對，這事並無先例可循；羅德西亞人必須籌劃先前從未試行過的新的入手辦法。難道這些真是“種族主義者”或是決心不顧一切以保持歐洲少數民族的權力及至高無上地位的頑梗政府的言論或行動嗎？我簡直不能相信。

四四. 我現在要回到這次辯論的中心論題，這個論題表現於大批非洲及亞洲代表團所提出的決議草案 [A/L.386/Rev.1 and Add.1-4] 中。

四五. 辯論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例如主張聯合王國政府應該仿照非洲其他領土所採取的型式在南羅德西亞立即施行多數統治，也不能解決領土兩種族間的關係問題，縱使假定聯合王國政府能夠這樣做的話。而這一點卻是整個問題的核心所在。妄想在新近達成獨立的其他非洲領土內施行成功的簡單公式可以在南羅德西亞同樣適用而不計及那裏的複雜情勢，也不考慮可能發生的後果，這不僅是沒有價值，而且可能是危險的。

四六. 聯合國對於南羅德西亞，一如對於其他地方，應以和平進展與安定為其主要目標。我根據我們的全部經驗，極鄭重地向所有代表團呼籲不要只是為了遵從其他地方在大不相同的情況下所樹立的榜樣——縱使是一個成功的榜樣——而危害了這個多種族社會實驗獲致圓滿結果的機會，這種實驗可能在非洲以及其他地方發生重大影響。本代表團深恐聯合國內所採取的行動只有增加困難，硬化關係各方態度，並且擴大現時的分裂狀態，因而造成我們聽到了這麼許多話的具有高度爆炸性的危急情勢。

四七. 讓我們姑且審視一下領土的情勢以及本會堂裏的辯論對它很可能發生的影響。那些力主舉行這項辯論的人們把情勢描寫成爲“富有爆炸性”、“不正常”，或是——更簡單些——“十分嚴重”。這是一種危險的誇大其詞的說法。不過，我們究竟不難辨別當地情況的兩種極端趨勢。這兩種趨勢都必然會對我們這裏所採取的行動發生反響，他們每次的反響可能是向採取比原來可能採取的更爲極端的方針和更爲強硬的態度。這樣雙方都可能被迫陷入一種他們將發現難以自拔的境地。

四八. 在這次辯論中，有若干發言人就在南羅德西亞可能採取的積極行動提出了種種建議。我認定這些建議大部分都是本着真誠的友好精神和出於把事情做好的願望而提出，我對這一點表示感謝。

四九. 會場中所提出的主張太多了，不是我在一次陳述中所能全部答覆，可是我要特別提到奈及利亞外交部長 Mr. Wachuku 陳述 [第一一二次會議] 中所講的處理問題的積極入手辦法。

五〇. 基於我所說明的理由，本代表團同意 Mr. Wachuku 的意見，即要把很多年來對於該國資源及事務的發展發揮過重大作用的一個為數相當可觀的白種人民的政治權限及勢力一舉而立即化為烏有，是不可能的事。聯合王國政府不能在現階段進入南羅德西亞的政治舞臺，使兩個主要的種族社區保持平衡，可是毫無疑義，現時的趨勢不久將會導致 Mr. Wachuku 所設想的那種情勢。

五一. 就是在這個階段，種族間的合作會受到最嚴厲的考驗，假如該國要繼續向前邁進的話。新憲法的用意正是為這種可能發生的情勢預作準備。就是為了這項理由，所以投票辦法的設計是在求其利於候選人獲得兩大種族人民的支持，務使多數統治出現的時候，各政黨不致以純粹種族的界限作為劃分的標準。在走這般困難和危險上坡路的時候，宜乎充分試驗一個立足點然後再試驗另一個立足點。所以最明智的路線是給予每一個階段以充分的試驗，然後再準備向下一個階段前進。

五二. 該領土情勢的本質需要妥協及和解。目前就該領土舉行辯論甚至於通過更多的決議案恐怕只有增加困難。如果像本代表團所相信的，緊張情勢因為大會的行動而加深，那麼以後的談判以及圓滿的解決更會較前困難得多。我們相信聯合國此刻如能避免繼續進行辯論並通過決議案，而鼓勵關係各方透過現有的機構向我們大家都希望看到實現的目標協調和平地共同努力，自將對南羅德西亞全體人民更有幫助。只有這種合作纔能在和平的情況下獲得持久的結果。

五三. 本大會此刻所以應當避免採取任何足以造成或加深緊張情勢或是增加對於領土的政治演進負有責任者的工作的行動，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當我在辯論中就列入本項目一事發言時，我曾提請大會注意目前羅德西亞及尼亞薩蘭中非聯邦的整個前途問題正在仔細審查中。我曾說這裏是引起本國政府密切、繼續不斷地注意的政治、經濟及憲法問題的複合。本國政府認為這些問題確是十分嚴重，並正對全部複雜問題再度加以檢討。為了這個理由，內閣中首相以下地位最高的部長 Mr. R. A. Butler 已奉命親自擔負這方面的責任，他正耗費很多時間專事處理這些問題。

五四. 大會所知道，Mr. Butler 最近纔視察了這些領土返回倫敦。他已向國會提出報告。現在還需要時間對這些十分複雜的問題以及它們彼此間的關係作進一步研究。

五五. 好幾位發言人曾說他們認為通過一個像我們現有這種性質的草案將有裨於審議這些問題，並有助於本國政府。

五六. 如果本代表團承認懷抱這些意見是出於誠意，那麼我也必須同時確告本大會這些意見是不正確的。本大會在現階段所通過的決議案，不論是用意如何良好，都將無裨於審議這些錯綜複雜的問題。本國政府認為在試圖按照情勢的現實狀況解決至今仍然附屬於它的領土中更為困難的問題的時候，它有權指望聯合國的支持。

五七. 我已經說得足夠明白，基於我所說明的理由，本代表團不僅反對大會通過一項決議案的原則，特別是在現階段，而且反對文件 A/L.386/Rev.1 and Add.1-4 中所載的這個決議草案。因此我無須對這個決議草案的具體規定或是我們不滿意這個決議草案的理由講得太多。我必須說的是下面這些話。因為我已相當詳細說明的理由，決議草案毫未計及本國政府對南羅德西亞憲法地位自動提出改革的權限所受的憲法上限制。它要求我們做我們所不能單獨做的事，諸如再召開一次立憲會議之類。它要求所有政黨充分參加這項會議，卻又具體規定將使會議無法達成協議的種種條件。它忽視了去年所草擬的憲法是表示非洲人在政治上獲得了重大進展的事實。它要求釋放政治犯，而事實上與好些代表團所作的陳述相反，根本就沒有政治犯存在。目前只有六個人的行動範圍被限制於該國的若干地區。說到這裏，我必須很抱歉地駁斥辯論過程中有人發出一項更為顯著的錯誤言論。迦納代表告訴大會〔第一一〇次會議〕說，過去兩年內南羅德西亞由於警察行動的結果而被殺害的非洲人超過南非。我當然無意跟着迦納代表去申論這種不適當的統計和比較。不論是在南非或在南羅德西亞，有人被殺害總是令人遺憾的事。我所要說的只是這項陳述使人對情勢得到一個錯誤的印象，它所根據的是一種歪曲事實的統計。

五八. 決議草案也全然忽視了我所敘述的南羅德西亞政府為檢討及修訂一切可能在種族間發生歧視效果的立法所已採取的重大步驟。我深知提出或支持這個決議草案的人中有很多真誠相信其中所擬議的行動正確不誤，而將幫助達成解決。正是因為我尊重他們的誠意，所以我必須要求他們相信通過這種完全不顧情勢的現實狀況的決議草案不僅沒有必要，而且對該領土並無好處，對聯合國的名譽更沒有好處。老實說，

南羅德西亞的情勢極端複雜，它不是單憑通過籠統的決議案和適用憑藉實際經驗的方法便可以解決的。在非洲其他地區或亞洲施行成功的程序和方法適用於南羅德西亞的不同情勢就未必明智。在這種情況下，如蘇聯代表那樣要求在本年獨立一定是沒有裨助的。

五九。如我們時常費心說明的，聯合國在憲章所禁止的情況下干涉未獨立領土的行政不僅在原則上應該反對，而且在實際上也是危險的。正是根據聯合國憲章本身——試問還有甚麼更好的根據？——我要說本國政府不能接受特設十七國委員會就南羅德西亞所得到而反映在決議草案中的結論。本代表團認為我們面前的草案逾越了權限，是不能接受，也是不切實際的。我們認為通過這個草案將有害無益。本代表團本想投票反對這個決議草案，可是因為我們不僅不贊同這個決議草案的本身，而且對這裏所進行的整個議事程序都不贊同，因此我們將不參加投票，不論是對於這個決議草案或是對於這個決議草案的任何修正案，都是一樣。

六〇。最後我還有一件事要說。本大會所須決定的問題關係十分重大。它們同時影響本組織行使其職務所應遵循的原則和此刻大會所作的決定對於離開這裏十分遙遠的民族及政府一定會有的實際效果。本組織就這個項目所採取的行動的結果是好或是壞，其關係之重大是我所不能強調過甚的。這不是小心翼翼地計較自身的目前利益——“精密地計算究竟是多或是少”——的時候。在這個場合，所有代表團，包括本代表團在內，都有對安危有關的一切抱着最大的責任感採取行動的義務。我認為這個義務只能是拒絕通過擺在我們面前的決議草案。

六一。主席：我請衣索比亞代表發言，以便他行使答辯權。

六二。Mr. GEBRE-EGZY (衣索比亞)：我深知時間已晚，我不應該佔去大會表決以前的時間。可是，我覺得我有糾正聯合王國代表發言時所作的若干陳述的責任。第一，鑒於聯合國代表作了這樣冗長的一篇陳述，我必須說他所提出的所有論點都已在第四委員會及特設十七國委員會內發表過了，他們並沒有真正提出任何新的理由：他只是反覆申述聯合王國先前所採取的立場。

六三。因為我們，而且還有很多其他代表團，已經對這些論點給予詳細的答覆，我想無須再把它們複述一遍。可是有一兩點我認為是需要加以糾正的。他

的第一點大意是此刻不要強行提出任何要求，因為它可能妨礙我們在南羅德西亞要想做的事。關於這一點，我很仔細地研究了決議草案[A/L.386/Rev.1 and Add.1-4]，我發現其中並未載有任何時限。聯合王國代表的意見似乎是說如果我們此刻做些什麼，我們便可能會弄糟正在進行中的一切。當然這並不是決議草案的用意所在，而且其中也並沒有任何種時限存在。它只是提請聯合王國注意若干事項，我實在不能相信對這一點有任何反對的理由。

六四。我認為應該請大會注意的第二點如下：聯合王國代表在他陳述之始講到了權限問題，如果我對他的了解是正確的話，他是說他與聯合王國代表團的參加第四委員會和特設十七國委員會是基於不干涉南羅德西亞內政，也就是說不干涉該領土的行政的一項明白了解。我希望我誤解了他的意思，可是如果沒有的話，恕我要說事實並不是這樣。我們在第四委員會及特設委員會確曾說過的是聯合王國當然對該領土的行政負有責任，可是根據憲章聯合國必須行使其所負的國際責任。

六五。所以，如果所反對的是對聯合國所負的責任，那麼他便應該把這一點十分明白地說出。但是如果所反對的是聯合國干涉了南羅德西亞的內部行政，那絕對不是事實。

六六。還有一點是我認為也需要加以糾正。在聯合王國代表的整個陳述中，他沒有講到聯合王國對三百萬非洲人的義務。反之，他卻講到了那裏有一個政府，因此聯合王國根據憲章所負的義務，即使就其作為管理國的意義而言，就不知怎樣地消失了；他又說我們必須集中注意力於該領土有一個政府存在的事實，既然它不願意合作，事情就必須聽其自然。這當然是對聯合王國所負的義務發生了錯誤觀念，這是大會所不能接受的。聯合王國根據憲章首先是對三百萬非洲人負有義務。這種義務種類繁多，可是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引導他們達成獨立的義務。如果這一點沒有辦到，那麼聯合國便有努力促其實現的責任。

六七。還有一點容易使人誤解的是根據新憲法不知怎的——雖然並未說明，而且違反了事實——非洲人在不久的將來便會行使多數統治。事實真相是南羅德西亞國會一共有六十五個議席。在這六十五個議席中，有五十個議席給予了歐洲移民。憲法必須經國會議員四分之三多數的同意纔能修改，這也是事實。鑒於紀錄指出了經過大約三十九年之久——從一九二

三年到一九六二年——纔有了一項修正，難道在座的任何人的心目中會想像到在例如五、六年內，非洲人不知怎的竟會設法說服五十名歐洲人議員中的二十五名，把政府改變為非洲人佔多數的政府嗎？這絕對是一種不能實現的幻想。如果紀錄指出了有一種使逐漸增多的非洲人參加政府的過程存在，這種論據便比較更為正確有力了。就現狀而論，從一九二三年到今天，十五個議席之分配給非洲人這還是第一次。可是即使就這一點而論，事實也還不是這樣。如果我們分析行使投票權所需具備的資格，說所有這十五個議席都會為非洲人所得就不可靠了。因為如此，所以我不相信宣稱不久非洲人將在該領土政府中佔據多數因而無須在目前採取任何行動是一種公平的說法。如果非洲人原已佔有三十五席，歐洲人佔有二十席，這種論據便比較公平了。這樣我們便可以說也許再經過兩三年，這種情形便會出現。然而事實恰正相反。所以，在我們舉行表決以前，我認為務必要對這幾點加以考慮。

六八。至於他所持因為聯合王國在西非及非洲其他地區創下了良好的紀錄南羅德西亞的困難總有一天也會消失的論據，我認為這種論據如能以相關的方式提出，那就適當有效了。例如如果肯亞即將在兩個月後達成獨立而又不發生其他困難，我們便真可以對性質類似的另一塊領土援引這項論據。可是如果說因為聯合王國在奈及利亞——該國情形與南羅德西亞全然不同——創下了良好紀錄，因為它在迦納創下了良好紀錄，因為它在印度或亞洲其他地區創下了良好紀錄，我們在這裏便不應講甚麼話，對這個問題便不應提出批評，那就不是一種真正的持平之論了。並沒有人說聯合王國在這些領土沒有創下良好紀錄。我們祇是說它對這件事所採取的措施不符合它根據憲章所承擔的義務。情形既然如此，“我們在其他領土具有良好紀錄，十五、二十、三十或二百年後在這個領土也將同樣獲得良好結果，因此便應不講甚麼話”的論據就實在不是我們所能接受了。這些是我要提出的意見。我確信我們很榮幸參加提出的決議草案並不含有任何過激的規定；事實上決議草案的措詞有助於改進情勢，無論怎樣也決不會危害情勢。

六九。主席：我請保加利亞代表發言，以便他行使答辯權。

七〇。Mr. TCHOBANOV (保加利亞)：我充分知道時間已經很晚而不願延長我們的辯論，想到大會全體代表在過去三星期內必須處理完畢那樣大量的工

作以後他們已是何等疲倦。因此我祇想說幾句話來答覆聯合王國代表在他的陳述中所提出的若干指控。我這樣做的時候將設法不讓自己為感情所激動，也將不使用聯合王國代表所恣意濫用的那種偏激之詞。所以我將不使用與我們所聽到的字眼相類似的用語，不使用例如憤世嫉俗、假仁假義、厚顏無恥等等的措辭；這樣纔可以回復到平衡狀態。

七一。我首先要對聯合王國代表又企圖要我們相信殖民主義者慷慨大度憑他們的自由意志准許了他們的若干殖民地獨立的荒誕理論提出抗議。這當然是一種極不令人感謝的工作，因為這就是說把殖民地人民從事民族解放鬪爭的全部歷史一筆勾銷。

七二。讓我告訴你們我的一項經驗。大約在十五年以前，如果我的記憶是正確的話是一九四八年，我出席了各國國會聯合會國際會議。聯合王國一位不甚圓通的代表企圖提出慷慨的殖民主義者准許殖民地民族獨立以示其為一種仁慈行為的理論。一位當時約七十五歲高齡的印度代表走上講壇答覆說：“各位先生，請看我吧！當我十六歲時，我便為求取本國獨立，反抗不列顛統治而鬪爭，現在我已是七十五歲了。所以我從事這項鬪爭約已有六十年；在這個期間，我在不列顛監獄中先後共二十五年”。

七三。不僅在印度與整個亞洲有許多爭取民族獨立反抗殖民統治的鬪士，在非洲特別是在黑色非洲也是一樣。各位當記得例如肯亞在大約十年前所發生的事件。所以我認為為這項無法維護的理論作辯護是一種十分徒勞無益的工作，我不了解為什麼有人還想這樣做。我對這一點深感遺憾。

七四。其次，聯合王國代表的陳述發出了許多冷戰的音調：這便是為聯合王國統治下殖民地無數居民所受壓迫作辯護的新企圖，我認為有些笨拙的企圖。聯合王國代表顯出真正的冷戰作風，企圖蒙蔽我們；當他講到例如中歐或東歐的時候，我們不禁要問縱使他所說的是真話，這又能否為聯合王國所實行的殖民主義壓迫作辯護。我相信人人都會作否定的答覆。依照這種冷戰的濫調，許多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的成立無非是由於蘇聯軍隊採取軍事行動的結果。

七五。就本國而論，我要提請聯合王國代表及本大會各位代表注意記載在本國外交部檔案中因而可供聯合王國代表查閱的若干事實。如果他審閱這些檔案，他將會發現今天領導本國生活的政治力量保加利

亞共產黨在將近四十年的期間曾爭取到百分比很高的選票，直到法西斯黨政變以前舉行最後一次憲法規定的選舉為止。當一九三二年也就是三十年以前保加利亞共產黨還在從事秘密活動的時期，它曾設法間接參加選舉運動，結果是在保加利亞首都爭取到多數。可見有一件事是有人一本冷戰作風企圖置之不顧的：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政權乃是持續了幾十年之久的一項鬭爭的產物，這項鬭爭促成了為求實現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些國家所建立的政權而鬭爭了二十五年以上的強大人民運動的執政。

七六．蘇聯軍隊對於這些國家自納粹統治下獲得解放作了重大的貢獻，但這句話並非只適用於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軍隊對於挪威及丹麥的解放不是也有些貢獻嗎？難道我們已經忘記了在延擱數年之後第二戰場終於在一九四四年開關的危急時刻，聯合王國首相邱吉爾先生曾經向蘇聯國務會議主席發出絕望的呼籲，請他加速反攻，使英國軍隊得以擺脫極危難的處境？我相信這是一九四四年八月的事。所以我重複說這是確定事實：蘇聯軍隊對於很多歐洲國家從納粹佔領下解放出來具有重大的貢獻；這話不僅適用於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同樣適用於挪威及丹麥，甚至大可適用於聯合王國。

七七．今天我們的國家所建立的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制度是強有力的人民運動繼續進行了幾十年的鬭爭而後建立起來的。我還要提及一九二三年本國曾有對那裏正在建立中的法西斯政權演出武裝起義事件——在當時還是創舉——的殊榮。所以我們乃是以武力抵抗反對高漲中的法西斯主義的第一個國家——請容許我誇耀這件事。

七八．這是我為答覆聯合王國提出的若干指控所有要講的話。

七九．我既然在演講壇上——我也許是在濫用容許我的時間——我便想說明我們的修正草案。我們已經把這些修正案中的第二項撤回。

八〇．第一項修正案因為譯成其他正式語文的關係容易引起誤解。因此我們使用了英語中的說法——“一人一票”——這是政治鬭爭中所援用的口號。我們修正草案中“一人一票”一語的意義是什麼呢？如我在早先的陳述中所說的，我們使用這個用語的意思是指投票權及代表權的平等。把這個英文用語正確譯成其他語文——法文、西班牙文及俄文也許有些困難。為

了這項理由，我現在聲明這句話是指投票權及代表權的平等。我們用語的意義便是如此。

八一．主席：我請求大會惠予合作。我擬請要行使答辯權的代表們的名單上的最後一位發言，接着我們將進入說明投票立場。

八二．Mr. SWAI (坦干伊喀)：有人引證 Mr. Nyerere 讚揚聯合王國政府以和平而不流血的方式引導其先前屬地達成獨立。雖然如此，在我詳細徵引 Mr. Nyerere 對於南羅德西亞情勢的聲明的時候，本代表團切望大會能惠予忍耐和寬容。南羅德西亞的情勢與坦干伊喀過去存在的情勢以及奈及利亞及獅子山過去存在的情勢都不相同。如果 Mr. Nyerere 本人也曾面對着南羅德西亞現時存在的情勢，試想他將採取什麼行動方針，是耐人尋味的事。我即將引述的話或許可以稍稍說明他可能採取的行動方針。我所節引的是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星期六的“坦干伊喀標準報”(Tanganyika Standard)。標題是“Nyerere 告誡非洲國家‘寧死不辱’”；“聯合王國如不採取行動勢必釀成流血事件”；“羅德西亞領袖必須獲得應有權利”。我現在引述那篇文章的原文如下：

“坦干伊喀非洲人聯盟主席 Mr. Nyerere 昨天在達里薩蘭向英國政府發出呼籲，請它幫助 Mr. Kenneth Kaunda, Mr. Joshua Nkomo 及 Dr. Banda 獲得他們應有的權利，以免他們被迫而訴諸流血行動。Mr. Nyerere 告訴參加會議的聯盟代表 Mr. Kaunda, Mr. Nkomo 和 Dr. Banda 都並不要從事戰爭。他們都不願意流血，希望無須訴諸流血而可以獲得他們應有的權利。但如英國人方面粉碎這些希望，而他們又沒有其他方法獲得他們的權利，那末‘如果我們的這些同胞們不流血，他們便是懦夫’。又如非洲其他國家不幫助他們獲得獨立，那末它們便是懦夫國家。如果一個人不能獲得他一己的權利，那就受辱不如身殉了’。

“Mr. Nyerere 說英國人是知道 Mr. Kaunda 的。他詢問‘他幾時曾說過他喜歡從事戰爭？為什麼他們要逼他走上這條路呢？’

“Mr. Nyerere 接着說：‘我籲請英國人不要逼迫 Kenneth Kaunda, Joshua Nkomo 及 Dr. Banda 出此舉動。我不相信中非有很多歐洲人想要流血’。然後他又說：‘那裏有一個醉了的瘋子 Roy Welensky 其人，他在徒勞無益地叫喊，幾乎和‘秘

密軍隊組織' (OAS) 中的那些法國人一樣。如果 Roy Welensky 是在步'秘密軍隊組織'的後塵, 我希望英國人會像法國人追捕'秘密軍隊組織'那樣追捕他。

“早些時候 Mr. Nyerere 曾說, 他欣悉英國人方面現已同意將南北羅德西亞問題提交聯合國, 他希望在那裏坦干伊喀能有所幫助。但是這些問題即將提交聯合國一事的本身是不夠的。他宣稱: '如果我的朋友英國人日復一日地繼續他們的甜言蜜語而他們的行動本身卻可以帶來危險, 這是有害無益的。英國人有一個壞習慣。在一個沒有歐洲人的地方他們並不操心, 但是如果一個國家有歐洲人, 特別是如果歐洲人很多的話, 英國人便自陷於對立狀態了。’

“Mr. Nyerere 說他請他的英國兄弟們不再祇因為牽涉歐洲人在內便對人權問題表示躊躇。他說‘這事不禁使我們想像歐洲人與其他人類不同’。他說歐洲人與非歐洲人權利的分開在阿爾及利亞大大引起了麻煩。那裏已經流了好多年的血, 他籲請英國人不要在中非造成第二個阿爾及利亞。”

八三. 聯合王國不應試圖規避其在南羅德西亞的道義上的領導權和憲法上的責任。正因為聯合王國曾是人類自由的鬪士所以我們希望它至今仍然是基本人權的鬪士。因此聯合王國對南羅德西亞的情勢竟會採取目前這種態度也就格外令人詫異了。正是因為這種緣故, 所以我們這些身為聯合王國之友的人們深望見到他繼續擔負起自由的鬪士及尊重基本人權的任務。

八四. 南羅德西亞的白種移民大多數都是英國人的親戚, 因此聯合王國對該領土的情勢無疑可以積極行使龐大的影響力。南羅德西亞顯然還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 因為聯合國內沒有它自身的代表, 所以聯合王國代表團要為它在南羅德西亞的地位作辯護。因此我們無須企圖分解有人向大會提出的錯綜複雜的憲法實踐及慣例, 也無須運用多大的想像力, 便可以看出聯合王國對南羅德西亞具有極大的憲法責任。

八五. 聯合王國無疑面對着一種複雜的情勢。在某種意義上, 這也許是聯合王國作為一個殖民國家的全部歷史上最嚴重的一種情勢。在另一種意義上, 這也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假如我可以這樣表示意見的話, 現在可以成為英國歷史上最燦爛的時期, 在這個

時期內, 聯合王國可以證明它依然是人類自由的鬪士, 並將繼續擁護基本人權。

八六. 主席: 我們現在已經聽到了所有那些要想行使答辯權的代表們的發言, 我們接着要聽取要想在表決以前說明投票立場者發言。六位發言人要求在表決前說明投票立場。為加速我們的工作起見, 如果大會沒有異議, 我認為我們將祇聽取已經登記的六位發言人發言, 至於其他有意說明投票立場者, 我將准許他們在表決以後發言。

決定如議。

八七. Mr. MOROZO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蘇聯代表團至今還沒有機會說明其對於提請大會審議的決議草案[A/5124, 附件叁]的立場。在一般辯論時, 我們曾發表若干重要意見, 但並未對這個提案表示其立場。因此我們認為必須說明其對於決議草案以及所提修正案的立場。

八八. 蘇聯代表團認為許多非洲及亞洲國家就南羅德西亞問題所提的決議草案措詞十分穩妥, 我們甚至可以說是很溫和。就這個文件的本身而論, 其中全未表示出在南羅德西亞有它兄弟之邦——非洲國家——的代表, 若干亞洲國家的代表以及剛纔離開講演臺的發言人坦干伊喀代表在這個演講臺上描述得這樣明確動人的那種極度緊張情勢, 洶湧澎湃的民族主義運動以及南羅德西亞人民求取解放的願望。

八九. 因此, 如果我們根據我們所制定的, 也是我們在聯合國方面所必須制定的南羅德西亞的情勢來審議決議草案, 那就顯然可以在草案中另增若干要點和意見, 使其中所作的實際提議更有力量, 也更有意義。

九〇. 在仔細檢討這項文件和研究非洲國家代表的陳述, 特別是他們在大會全體會議的陳述以後, 我們得到的結論是: 雖然這個決議草案中有許多規定措詞不如理想, 也不符合該國情勢的要求, 但如坦干伊喀代表方纔所說的——我又要徵引那位代表的話了——這個文件究竟代表大會及聯合國所應採取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步驟俾作最後一番努力使聯合王國政府了解: 本組織將不能容忍今天該處所發生的情勢, 也不會寬恕這種情勢, 而且不論聯合王國善意合作實行若干措施與否, 本組織都將採取必要步驟透過輿論的力量——本組織所擁有的道德力量——迫使該國政府清除這個殖民主義的堡壘, 非洲所剩下的殖民主義的最後堡壘之一。

九一．決議草案第三段規定請特設委員會繼續積極努力，以謀儘早對南羅德西亞實施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俾確保其成爲非洲一獨立國家，我們認爲這項規定是在訓令該委員會務須努力不懈，俾使南羅德西亞得以在一九六二年年底以前成爲非洲的一個新獨立國。

九二．蘇聯代表團深知這些問題非一時所能全部解決，南羅德西亞問題勢須由特設委員會並於大會第十七屆會時由大會再度加以審議，它在目前準備支持這個決議草案。它並不抱有本大會內有人對這個提案所表示的疑慮和異議。

九三．我幾乎無須說決議草案的規定並不危害南羅德西亞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或者對這種運動有任何不利影響，有如聯合王國代表所力圖聲稱的。反之，這項提案的通過和這些措施的實行應可依照該文件所扼要說明的方案導致南羅德西亞人民的民族解放和一個非洲新國家的成立。

九四．在這麼遲的階段，我們不同意也不能同意有人所持大會無權就這個問題作成決定的主張。權限問題當然十分重要，假如發生這種問題而它在事實上又有絲毫根據的話。

九五．我們必須指出，正如衣索比亞代表方纔所說的，有人就這個問題所提出的論據無非老調。我們並且可以說在大會全體會議以及一般說來在聯合國內審議很多殖民地問題時，我們聽到有人對權限問題發表同樣意見已經不知有多少次了。南非代表、法蘭西代表之於阿爾及利亞、葡萄牙代表以及在大會及聯合國開始對殖民地問題採取强有力的行動的其他場合，同樣的論據已反覆申述過很多次了。

九六．因爲蘇聯代表團已在其主要陳述〔第一一〇次會議〕中對所有法律論據詳加分析，又鑒於並沒有人提出任何新的論點，它現在無須申論該項陳述中旨在動搖蘇聯及其他代表團投票贊成這個決議草案的決心的部分。

九七．我順便要說蘇聯代表團十分欽佩 Sir Patrick Dean 對俄國文學名著所表現的令人感動的興趣。我們深信聯合王國代表的興趣不僅及於俄國文學，而且及於若干種俄國美術。等到關於南羅德西亞問題的辯論結束，聯合王國代表有更多時間可資利用的時候，我們建議他去看一看若干俄國畫家的繪畫，這些繪畫（和他自俄國文學中所徵引而與審議中問題毫不相干的語句適成對照）對我們可以稱之爲主題者有

一種直接關係。我們很想請聯合王國代表注意看一看一位很有天才的畫家 Vereshchagin 的一幅圖畫，他在一幅令人難忘的油畫上描繪英國人對印度民族解放運動英雄施行報復的情形。很多代表都知道這幅油畫：它描繪有人祇是因爲起來保衛他們的祖國和維護他們的民族解放運動，竟被活活綑綁在大炮的炮口，等待處決。

九八．我們向聯合王國代表推薦俄國民族藝術的這個樣品。因爲創作這幅令人難忘的圖畫的畫家天才絕倫，它不應爲俄國一國所有。

九九．我們要就保加利亞代表對大會審議中的決議草案〔A/L.386/Rev.1〕所提的修正案〔A/L.387〕說幾句話。我們相信所有在座各國代表凡是支持普及平等選舉權——這個觀念並不是那一種政治制度或國家所獨有，而是人類所普遍共有，它是人類由於其政治及社會發展而獲得的進步的確實無疑的證據——政策的都會支持“一人一票”這一簡短成語中所宣示的普及平等選舉權原則，並且相信在這個會堂內沒有那一個人會舉手反對這項民主原則。

一〇〇．我們籲請在座所有代表團設法把這一重要成語增訂在我們面前的決議草案中，因爲——我願意提出這一點作爲結束——我們不能同意有人在這個講壇上公開倡導的種族歧視理論，他們竭力向我們證明必須採取漸進步驟，一、二、三、四地逐步進行。而且也沒有人知道要使作爲該國主人的土著居民和利用他們的力量及因而取得的優勢以奴役該國絕大多數人民的新來者躋於平等地位，需要經過好多步驟和好多時間（假如真是有任何期限可以預見的話）。

一〇一．我們不能同意這種處理途徑，對某一類人採取一種態度，對另一類人採取另一種態度。這便是我們所以認爲南羅德西亞各政黨所提出而爲在座的很多非洲及亞洲國家所支持的要求將因通過決議草案的這項修正案而獲得滿足的理由所在。我們將投票贊成保加利亞修正案。

副主席 *Mr. Bitsios* (希臘) 代行主席職務。

一〇二．*Mr. GARCIA DEL SOLAR* (阿根廷)：在就南羅德西亞問題舉行一般辯論時，好些拉丁美洲國家的發言人已經發表過他們的意見。這些發言人站在不同的立場論列這個問題，但是他們對於問題的實體都明確無疑地意見一致。拉丁美洲和非洲民族團結一致是毫無保留的，而阿根廷則正像我們這個地區的其他國家一樣，把非洲民族求取獨立的鬭爭和全部革

除與充分行使人權相抵觸的慣例視為是自身的工作。這是整個美洲普遍的感覺，是它自身歷史發展的遺產。

一〇三. 南羅德西亞問題的一般辯論是具有建設性的範疇和確定的結果的。大多數會員國都確認一般說來，特設委員會在其報告書[A/5124]中所獲得的結論正確反映南羅德西亞的發展。

一〇四. 我們只須一讀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六日的憲法便可以發現它妨礙該領土達成完全獨立的民主程序，它並且具有包括明顯承認種族歧視這一項不可容許的慣例的特點。

一〇五. 可是這項辯論也向我們顯示出南羅德西亞的立憲進展非獲得聯合王國的積極合作不能依我們所預期的方針進行。約有四十國之多的國家所提出的決議草案[A/L.386/Rev.1]中的要求便是專對該國提出。我們既然必須與聯合王國取得諒解，阿根廷代表團認為可以公道地說聯合王國代表在這個問題的辯論中始終保持一種正直的態度。他一面堅決辯護該國的法律地位，一面也使我們體會到聯合王國充分認識它負有絕大而無可逃避的責任，須竭其力之所及用各種方法行使影響力以確保南羅德西亞當局無例外地給予該領土每一居民以天賦權利，有如聯合國大多數會員國所要求的。

一〇六. 聯合王國是否甘願承擔我們所處的歷史時代所課的義務，這並不是第一次受到考驗。我們在這個會堂內便可以看到聯合王國明智地贊助廢除殖民主義運動的證據，因為在座的有很多就是靠它協力合作而達成完全獨立的國家的代表。

一〇七. 決議草案將獲得大多數通過。阿根廷共和國樂於見到這種事實，並希望決議案的規定會從速付諸實施。

一〇八. 自由不容遲延。可是阿根廷代表團相信的事態的現階段只有聯合王國協力合作纔能實現自由，因此它決定在投票時棄權，俾便給予決議草案的唯一執行者以應得的信任票和激勵，使它得以履行本大會所分派給它的任務。

Mr. Mongi Slim (突尼西亞) 回任主席。

一〇九. *Mr. USHER* (象牙海岸): 本代表團是參加草擬決議草案的，但它所要說明的不是對決議草案的投票立場，而是對文件 A/L.387 所載修正案的投票態度。決議草案事實上相當穩重，但究竟表示了我

們的主要關懷，即在南羅德西亞實施民主政治及普選制度。修正案擬增列“根據‘一人一票’之辦法”字樣，可以視為這種主張的加強。我們面對的問題依然是南羅德西亞的新憲法所引起的困難，該憲法為十分之一的人口設置大約五十個議席，但為其餘十分之九的人口卻僅設置十五個議席，甚至還不到此數。

一一〇. 在這種情況下，本代表團所要提出的問題是，像聯合王國這樣我們毫不猶豫地承認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主國家，如何竟可以同意作為討論這種憲法的當事國——我甚至可以說它如何可以准許這種憲法。

一一一. 聯合王國代表告訴我們這表示走了一步。就我來說，這只有使我更感惶惑。聯合王國首相曾首創“變革之風正吹遍全非洲”這一句歷史性名言，這個國家如何竟可以說出走了一步的話呢？難道他以為正在吹着的風是微風而不是颶風嗎？我認為那些堅持這種想法的人應當再度請教氣象局，因為如果他們認為這只是一種微風，他們就會不愉快地大吃一驚。

一一二. 你們以為在一九六二年，非洲人只要走一步便於願已足嗎？我相信這是一種錯誤，可能招致很嚴重的後果。我們在特別委員會所建議的決議草案[A/5124, 附件叁]中提起了普選制度；也許有人以為“一人一票”一語是重複多餘的，但本代表團則認為應予接受，因為它加強了普選制度的觀念。在很多憲法中，擬訂者為要強調普選制度的重要性，也載有這種規定。由此可見根據“一人一票”原則依普選制度舉行民意徵詢的聲明可使憲法格外具有力量。

一一三. 我對於有人將所提第二項修正案撤回深感遺憾，因為我覺得聯合王國不能拒絕承認對於這事的責任。如果聯合王國真是說它對這事不負責任，我將不得不認為聯合國應擔負該國的任務。正如聯合王國代表本人方纔所確認的，少數移殖民控制着國會及軍隊，他們意圖成立不屬於任何國際社會也不遵守國際法的自主國，我們實在不能讓三百萬手無寸鐵的非洲人任由他們擺佈。這些移殖民猛烈抵抗廢除奴隸制度，反對廢除強迫勞役一事甚至還要激烈，他們繼續透過消滅與有系統破壞社會基本結構及與文化有關聯的一切的政策，以一種真是窮兇極惡的方式反對廢除殖民主義的一切措施，凡是熟悉殖民歷史和移殖民的思想及心理狀態的人都可以很明顯地看出把一個民族交託給這些躁急的移殖民只有導致災禍和極度的悲

慘。聯合王國不應也不能對這些人棄置不顧；它不應規避它的責任。

一一四．據說聯合王國是一個基於實踐和慣例而不是基於嚴格法律的國家。這也許是事實，但有些慣例是不良的，這個慣例便不應永遠維持下去。

一一五．西南非不是一個成功的事例。主席先生，我將不提起南非，以免予人以行使答辯權的機會，以致延長辯論。但我認為這是一個富有教訓意義的事例。這是這種慣例失敗的一個例子，聯合王國不應同意它永遠持續下去。這是一個可憎的慣例；聯合王國必須拒絕承認並予以廢棄，如果它真是相信不應繼續沿用這種慣例的話。

一一六．然而我將不再度提出這項修正案，唯一的理由是聯合王國將很少時間再召集一次制憲會議並在九月間向我們提出報告。但是我們信賴聯合王國，相信它會了解非洲人的困難和焦慮。

一一七．Mr. WACHUKU (奈及利亞)：我要說明本代表團對保加利亞代表團所提修正案[A/L.387]的投票立場。為求真實確切述明我們在大會舉行討論以後的立場起見，我將一併論列聯合王國代表的陳述，因為他特別提到了奈及利亞總理所說的話。

一一八．第一，我要說大會此刻審議中的決議草案[A/L.386/Rev.1 and Add.1-4]的聯合提案國是經過了很審慎考慮纔擬訂出第二段(a)的。我們當記得特設十七國委員會曾派設一南羅德西亞問題小組委員會。該小組委員會提出了一件報告書，該報告書經載入全體委員會報告書[A/5124]作為附件壹。我想宣讀小組委員會報告書中的下面兩段：

“小組委員會認為為南羅德西亞的更大利益打算，為了維護非洲的和平與自由，並經廣泛考慮聯合王國自身的責任和紀錄，必須從速再度發動作成現經訂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六日憲法內的提議所採取的同樣程序，以便於徵詢所有政黨領袖的意見後對這些提議實行必要的修改。只有這樣南羅德西亞纔能得到一部保障充分民主自由及政治權利平等並確使南羅德西亞人民中各種組成分子從事積極和諧的合作的憲法。”

還有下面一段是報告書中十分中肯的部分：

“小組委員會不能斷言一部協議憲法的基礎應該是什麼，但要使憲政進展成為可能，這部憲

法就必須以接受平等及不歧視原則為基礎，並須獲得大多數人民的同意。”[A/5124, 附件壹, 第四三段。]

一一九．我認為本大會的目標應該是作成可為所有關係各方接受的提議，與問題有關的所有分子都可以接受將其作為折衷基礎的提議。我們無意取價過高以致關係各方都不願支付。所以我經過鄭重考慮，認為像現有修正案那樣把事情全部講出未必能實現修正案提案國所預期的目標。

一二〇．我要向保加利亞代表團表示我們感謝它提出這項修正案的誠意。可是，我要請它注意現時存在的因素，注意決議草案共同提案國的意見，並且注意小組委員會報告書中我所宣讀的部分。決議草案的共同提案國何以認為無須按照保加利亞修正案所擬議的那種方式把這些事項全部講出必定有其理由。我請保加利亞代表團對決議草案的共同提案國的判斷力和誠意具有信心。我確信人人都熟知決議草案的共同提案國對於這類事項的民族主義觀念是絕對不容置疑的。我要籲請保加利亞代表團充分計及在這裏所發表的各項陳述而撤回其修正案，以便大會可以進行表決，通過決議草案。

一二一．我們都聽到聯合王國代表團對於此刻辯論中的問題所發表的陳述。雖然該代表團說大會無權干涉此事，大會的提議無法付諸實施，我們根據聯合王國的傳統十分明白它將很審慎地檢討這些文件，並將權衡會場裏所表示的意見。我確信他們將作若干改變，這些改變將使情況得以改進。所以我並不太悲觀地重視聯合王國代表所作的詳述。他剖白了聯合王國政府的立場；他必須這樣做；沒有人會期待他來到這個講演壇上接受大家所說的一切，像一隻羔羊被引導去受屠宰一般。

一二二．我記得——我深信其他代表一定也同樣記得——在我們辯論這個問題的某一階段，有人曾告訴我們說聯合王國政府對這事不負責任，南羅德西亞的情況是內政事項，因此不能加以干涉。可是我卻要請大會各會員國注意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日紐約時報所載的一項很耐人尋味的報導。這是現時負責中非事務的部長 Mr. R. A. Butler 所發表的聲明的報導，他在這項聲明中說聯合王國在南羅德西亞負有責任。紐約時報的這一則新聞的標題是“英國對中非問題態度強硬”，其內容如下：

“倫敦六月二十三日。英國本日無異告訴聯合國大會它無意將它在中非的責任授與‘任何外界組織’。

“內政部長 R. A. Butler 答覆大會對於南羅德西亞憲法地位的辯論說：‘這是我們的責任，而且我們有履行這種責任的知識和經驗’。

“Mr. Butler 是負責中非事務的部長，他在 Saffron Walden, Essex 他自身的選舉區發表的一篇演說中堅定地講到英國在中非特別是在南羅德西亞的任務。

“他說，‘你們所知道，我自己方纔去過那邊回來’。

“Mr. Butler 宣稱羅德西亞的特殊問題是有許多根基深固的歐洲居民存在的事實。

“他說，‘我們不能也不應忽視這些少數民族的要求，英國責無旁貸，應尋求最好的方法來調和膚色及種族的明顯區別和建立知足滿意的多族社會，在這個社會裏只有個人的價值纔是一個人進昇的唯一標準’。

“他又說，‘我並不是將困難估計過低，但我們決不容忍政治褻激分子行使脅迫或暴力’。”

一二三. 很明顯地，即使在此刻，在 Mr. Butler 去過南羅德西亞以後，他和我們依然意見相符。Mr. Butler 的聲明和我們在這個問題的全部辯論中所說的是一致的。

一二四. 我要重說一遍：我曾留意傾聽聯合王國代表的陳述。他必須為該國政府的立場辯護。他必須和在特設委員會中提出的論據前後一致。可是改變已在出現之中。大家承認情勢不能靜止不動而必須改變——我確信情勢必將改變。我深信人人都會計慮到決議草案的共同提案人大部分代表非洲國家，計慮到非洲大陸是我們的，我們不能規避我們的責任。

一二五. 非洲大陸是我們的，它也應該是所有友好國家的避難安息之所。我們不能來到本大會說非洲大陸不是我們的。非洲人主有非洲，他們應當最後決定非洲的前途。如果所有非洲人都決定應該採取這種行動方針，我絕對確信聯合王國一定會聽從非洲國家的意見，假如它不聽從其他國家的意見的話。

一二六. 另外，聯合王國代表在這裏告訴我們真正問題是在聯合王國是否可以干涉南羅德西亞的內政。然後他接着告訴我們聯合王國所做的工作。然而

它有須出而干預修改憲法的事實足以證明憲法的修改不是內政問題而確是外交問題。因此憲法草案所要求的無非是聯合王國在實行改變憲法結構的時候，應酌量顧及若干意見、原則及政策。我們並不要求聯合王國干預南羅德西亞的日常事務；我們只是在這裏要求它做根據法律及憲法確是有權做的事，而不要如新文件所規定，將該項權力移交給南羅德西亞政府，因為後者乃是少數人的政府。民族主義者的異議是在：“除非你們使我們充分參加整個改變的程序，請勿把這項責任給他們；我們所要求的如此而已”。我們並不要求聯合王國做超出它權限範圍的事。我們所要求它做的事確是在它的權限範圍以內，這是我們所以要堅持這樣辦的理由所在。

一二七. 當聯合王國代表發言時，他曾強調 Sir Edgar Whitehead——Sir Edgar Whitehead 的政府——所實行的改變以及如果他下次選舉得勝他將不會畏縮不前的論旨。可是我曾想要聽到聯合王國代表說將來由南羅德西亞人民選出的政府——可能是 Sir Edgar Whitehead 的政府，也可能是 Mr. Nkomo 的政府——纔是真正的政府，而他卻對 Mr. Nkomo 或非洲民族主義者全未提到。這是我們所以反對的理由所在。為什麼一定要是 Sir Edgar Whitehead 而別人就不行呢？他有什麼權利作為南羅德西亞被考慮的唯一人選？他是少數民族的領袖，這是我們在本大會中所反對的。假如將憲法妥為改訂的話，聯合王國政府為什麼就假定 Sir Edgar Whitehead 一定會在下次選舉中獲得勝利呢？這是我們所反對的。

一二八. 現在我要論列這一事件中有人提及本國之處。我要說明何以我說英國今天應該實踐它的傳統。在本國從未發生過政黨遭受禁止情事；而 Mr. Nkomo 的政黨就被禁止活動。他必須一再改名換姓。他們禁止一個政黨活動，並將其財產沒收充公。Mr. Nkomo 改換他的姓名，不斷受到當局追捕，他成了轉徙各國到處求援的吉普賽流浪者。在我們的國家是沒有這種情形的。這正是南羅德西亞現有的這種情形應當剷除和終止的理由所在；這一點務須做到，俾可適用正常程序。我們要前後一貫，如果要援用奈及利亞作為榜樣，如果要提到奈及利亞總理對聯合王國所致讚揚之辭，那就對跟隨在後面的一切也都必須加以承認；這是我們講話的命意所在。在奈及利亞樹立過的楷模在南羅德西亞也必須樹立起來。否則我們將不得不說，“到此為止，不用再說下去”。奈及利亞總理曾在

這個演講壇上竭誠向聯合王國政府致其應該受到的讚譽。本人擔任奈及利亞外交部長也代表同一政府來到這個演講壇上同樣竭誠向聯合王國政府指出我們認為錯誤的事情，並且提出了補救方法。我希望聯合王國——一本引述本國總理言論和讚揚他的同樣態度，因為聯合王國相信他的用意是真實的、誠摯的和正直的——對我們具有信心，確信我們是誠摯的、純正的和真實的，確信我們了解我們所談論的事。

一二九. 我們來到這裏不是專為發表陳述而發表陳述的；我們來到這裏不是專門取悅任何人的。我們提出了一個我們認為可以推行有效的具體提議。有些人害怕對他們所謂殖民國家及帝國主義國家公然表明友好關係。我們並不怕這樣做。我們知道什麼是好的，當我們發現一件事情是好的時候，我們便直說它是好的；反之，如果我們發現任何事物是錯誤的時候，我們便直說它是錯誤的。這是我們獨立的主旨，我們決不給任何人牽着鼻子走。

一三〇. 我利用這個機會再度籲請聯合王國代表忠告他的政府聽從本大會內若干代表的懇求。如果不聽從這項呼籲，因而發生了什麼別的事情，聯合王國政府就祇有責怪自己。我們在奈及利亞政治方面的情形是不相同的。我們沒有移殖的少數民族定居，因此在經濟方面的情形也大不相同。今天你必須親自前往奈及利亞纔能見到奈及利亞人的生活情況；他們在經濟方面建立了不同的生活階層。然而南羅德西亞的情形就不同了。在教育方面和社會方面，南羅德西亞不能產生像我們在奈及利亞或西非所產生的那樣數量的人才。我們要求南羅德西亞應造成過去西非所造成的那種氣氛，兩種歧異的分子應該可能達成諒解。我們所以要求聯合王國政府繼續出而干預是因為我們希望它作為引導的明燈，確立平衡，並設法促成雙方的接近。試問這樣有什麼不好呢？那是絕對沒有的事。可是如果我們來到這裏只是玩弄政治手腕，而忘卻了人

類本性的現實和這裏逐日發生的事件，那我們就是咎由自取了。我相信英國人足夠成熟，當能了解本大會內所提出的各種論點。今天不是可以忽略將來的時候。我認為我們應該想到未來的時期而不應設想過去可能發生的事情。我們確是記得那些事情，我們把它們當做是歷史的一部分，可是我們不願再三陳述這些事情，並且把這些事情灌輸到年輕一代的心靈中去。但如英國人方面願意繼續這種陳舊的作風，自甘遭受一個民族種種方式的謾罵和侮辱，忽略願與友好的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的同情心，使之轉趨冷酷，那末他們就是咎由自取了。

一三一. 我所以在這裏發表這項陳述是要讓聯合王國代表知道奈及利亞完全支持南羅德西亞的民族主義者。我們在履行我們對非洲人的責任的時候，決不會躊躇不前，但我們也不會因為意識形態的差異而為任何人所壓迫脅從。我們認識人的因素，人的脆弱和人事的不臧，我們但願非洲這個地區能夠按部就班地和平發展。我們依然固執我們的提議，希望聯合王國代表團會注意這些提議。

一三二. 我要利用這個機會再度籲請保加利亞代表團撤回其修正案[A/L.387]。如果雖然經過這番呼籲，它還是不這樣做，那末我要抱歉地說本代表團將不得不於表決這項修正案時棄權，因為那些草擬決議草案[A/L.386/Rev.1 and Add.1-4]的人是經過一番審慎考慮的，他們一再深思熟慮，渴望能實現我們在座全體代表所一致關懷的目標。我竭誠希望沒有任何代表團會採取任何行動以阻撓這個決議草案的通過。

一三三. 主席：我的名單上還有兩位發言人要想在表決前說明他們的投票立場。可是鑒於時間已晚並為順應我所接到的許多請求起見，我宣布本次會議散會。大會下次會議定於午後三時舉行。

午後一時二十分散會